

向斯 著

中国皇帝游乐生活

新华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宫廷娱乐

- 一、博戏..... (1)
- 二、投壶..... (7)
- 三、棋弈..... (12)
- 四、藏钩、射覆..... (28)
- 五、豆叶戏..... (32)
- 六、玩仙图..... (34)
- 七、扑克..... (35)

第二章 宫廷游乐

- 一、百戏..... (38)
- 二、骑射..... (51)
- 三、马技..... (58)
- 四、水嬉..... (61)
- 五、冰嬉..... (67)

第三章 宫廷健身

- 一、蹴鞠..... (71)
- 二、击球..... (82)
- 三、捶丸..... (90)

四、角力	(92)
五、长跑	(109)
六、拔河	(115)

第四章 宫廷围猎

一、驰逐野兽为乐	(117)
二、四时捺钵	(119)
三、射兔	(122)
四、射柳	(124)
五、射狗	(125)
六、秋猕	(126)
七、弹射	(129)

第五章 宫廷鸟兽

一、十玩图	(134)
二、孙供奉	(135)
三、雪衣娘	(137)
四、斗鸡 斗鸭 斗鹅 斗蟋蟀	(138)
五、鸟兽坊	(143)

第六章 宫廷年节和风俗

一、立春迎气 上元灯火	(153)
二、花朝节 寒食节 水节	(165)
三、浴佛节 浴兰令节 乞巧节	(172)
四、盂兰盆节 重阳节	(181)
五、天宁节 缓御酒 大傩仪	(188)
六、祭灶	(201)
七、千秋节 万寿节	(202)

第七章 宫廷凑趣

一、人君礼葬爱马	(209)
二、麋鹿阻敌	(210)
三、东方朔自誉	(213)
四、屈原笑臣	(218)
五、陛下落第	(220)
六、三十六髻	(221)
七、鼻子在否	(223)
八、皇帝也要钱	(225)
九、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	(226)
十、天下荒荒	(228)

第八章 游乐天子

一、迷仙天子(一)	(230)
二、迷仙天子(二)	(234)
三、汉灵帝造裸游馆	(244)
四、刘子业以荒唐为乐	(250)
五、浪游天子明武宗	(257)
六、花香天子明熹宗	(266)

第九章 嬉乐天子

一、汉成帝嬉乐丧命	(272)
二、归命侯嗜杀为乐	(281)
三、石虎无道	(286)
四、独眼皇帝苻生	(294)
五、萧宝卷嬉游无度	(301)
六、癫痴天子	(310)
七、无愁天子	(317)
八、迷楼天子	(321)

第一章

宫廷娱乐

一 博 戏

博戏由于其轻松自如、规则简单和变化多样，因而在中国历代的宫廷中广为流行。博戏在中国起源很早。《说文》释义说：博，局戏，六箸，十二棋也，古者鸟曹作博。《孔子家语》所记载的鲁哀公问博，更有深意。哀公问孔子：吾闻君子不博，有诸？意思是说：我听说有德行的人不玩博戏，是这样吗？孔子回答得很肯定：有之，为其兼行恶道也。意即：是这样的，因为它包容有不良习气。

博戏在中国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分为许多种。有掷骰或掷骰后行棋决输赢的博类，如六博、樗博、纸牌、叶子戏；有猜谜一类的博戏，如射覆、藏钩；有游戏一类的博戏，如投壶、触铃。

六博又叫陆博。这种游戏在中国相当古老，和棋的玩法相近似：先掷采，后行棋，棋子每人六粒，所以称为六博。六博和弈常常并论，通称博弈。博在中国的宫廷很流行，它不仅轻松

自如，简洁明了，还具有赌的刺激性，即博胜者要赢一定数量的钱，所赢的钱称为进。

西汉宣帝刘询，少年时在民间度日，常与陈遂交往，一起博弈。陈遂聪慧过人，每次博弈，陈遂赢多输少。刘询每次博输，便须向陈遂交纳规定的博进。可是，刘询放逐度日，囊中羞涩，哪里有钱交纳博进？刘询只好赊帐。刘询后来贵为天子，四海一切皆为天子所私有，刘询这时便想到了还清陈遂多年赊欠的博进：委陈遂太原太守之职。宣帝刘询在委任玺书中郑重其事的表白说：官尊禄厚，可以偿博进矣。汉宣帝的温情尔雅、性格清柔，由此可见一斑。相比之下，宣帝的玄祖汉景帝就流于偏颇，欠缺广博宽容的心胸：景帝做太子时，和分封郡国的吴太子玩博戏，屡战屡输，景帝不禁大怒，操起棋盘，一下砸在吴太子头上，脑浆崩裂，吴太子当场毙命。

随着汉室的灭亡，六博日渐衰落，代之以双陆和樗博的盛行。双陆器具是用黑白小棒槌各十二枚，放在木制的四方盘上，盘中彼此内外各有六梁，骰子两只；掷骰后，依点数行进，最后用计胜负。

唐代不可一世的则天皇后武则天曾做梦和人下双陆，可始终无法获胜。醒来以后，武则天大为奇怪，便心存疑虑地召问大臣狄仁杰，询问原因何在？当时，武则天大权独揽，刚刚废黜中宗，总揽朝政，并改国号为周。狄仁杰乘机一语双关地说：宫中无子。则天一笑，不置可否。

双陆最初产生于天竺。在古老的《涅槃经》中，双陆称为波罗塞戏。曹魏时，双陆随着白马东来，传入中原，经过梁、陈、魏、齐、隋各代的广为流传，到唐时进入极盛。唐代的双陆略有创新，和最初传入中原的双陆有所不同。元学者虞裕考证说，

唐代双陆是用黑、白各六子，有首对联写得明白，可以为证：三个半升升半酒，两行双陆陆双棋。

儒学自汉代以后渐渐成为中国一统天下的国学。儒家崇尚孔子，孔子说博戏兼行恶道，所以儒家历来倡导的是君子不博。但是，由于博戏在宫中极为流行，博学通才以入世出仕为目的并望仕途通达的儒臣没有一个人会忽略博戏的存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研习博戏，以便在适当的机会展露才华，博得天颜一喜，从而顺利进迁，平步青云。

唐朝驰名历史的大臣狄仁杰就是一位博戏的行家里手。狄仁杰被武则天倚重，经常出入宫廷，参与宫中博戏。从这一点看，唐代的博戏之盛，化解了传统儒臣对于博戏学究式的偏见。当然，博戏虽然兼行恶道，比如具有赌的性质，但它毕竟从容闲雅，尤其是双陆，在博中有雅戏之称。狄仁杰出入宫禁参与双陆的游戏，大概正是看上了它是一种雅戏。

双陆在武则天^①时最为倡盛，几乎宫中无人不会双陆游戏。武则天和她的宠幸张昌宗等对双陆非常着迷，而且造诣极深，尤其是张昌宗，武则天认为无人能敌，因而更是爱幸不已。有一年，南海进贡了一袭集翠裘，豪华珍贵，价值连城。武则天由于爱幸宠信张昌宗，便将这件集翠裘赐给了张昌宗。恰恰凑巧，这时狄仁杰入宫奏事，看到了这一幕。

武则天兴致极高，早听说狄公的双陆技艺高超，何不让两人一较高下？武则天便命狄仁杰和张昌宗对垒双陆。狄仁杰欣然应允。武则天自然高兴，便问：赌以何物？狄仁杰说：以臣朝服紫拖袍为对，赌昌宗翠裘。武则天摇头，认为这样不太公平：一袭朝服紫拖袍，哪里比得上昂贵珍稀的集翠裘？武则天便说：此裘价逾千金。狄仁杰从容不迫，理直气壮，回答说：臣

的朝服紫拖袍是大臣朝见之衣，而集翠裘不过是嬖幸的宠遇之服，以翠裘对臣袍，臣犹怏怏，心中觉得不公！

武则天听这一说，无言以对，一旁的宠幸张昌宗也一时语塞，只好全力以付对垒。张昌宗不过是太后的花瓶而已，哪里下得过狄仁杰？累局连连败北，张昌宗垂头丧气。狄仁杰一言不发，离席拿起集翠裘，扬长而去。天下至尊的武则天也无可奈何，哭笑不得，只好安慰自己那无能的心肝。

武则天为了称帝，废了中宗。韦皇后随着中宗流落房陵，两人相依为命，苦苦度日。每当朝廷使者到来，中宗都吓得心惊肉跳，每每准备自杀。中宗身处逆境的日子，韦皇后给了他无穷的安慰，中宗对韦皇后发誓：一旦重登帝位，你便随心所欲。苦难的日子终于结束，中宗重为天子，韦皇后入主后宫。韦皇后真的放情纵欲，和武三思私通。武三思随意出入皇后寝宫，而且当着中宗的面，公然在内殿床上玩双陆，中宗不仅不加怪罪，反而陪在一旁，看他们对垒，然后帮他们点筹。

唐玄宗是位性情中人，也是一位极好双陆的皇帝，但可惜他的双陆技艺远不如他的音乐天赋。天宝时期，岭南进献给宫中一只白鹦鹉，极为美丽，聪慧可爱，宫中呼为雪衣娘。玄宗每次和宫嫔御女对垒，或者和诸王博戏，雪衣娘总是不离左右。一旦博局不利于玄宗，侍从轻呼，雪衣娘便应声从天而降，搅乱博局，这一盘便只好作废，从头下起。玄宗博戏的技艺不高，但却极为喜好，他尤其爱和宠妃对垒。史称玄宗有一次和贵妃对垒时，掷骰连声呼叱，骰子宛转而成重四，玄宗转败为胜。玄宗龙颜大喜，便命高力士赐赏四绯。

唐代宫中的博戏活动成为后世文人墨客的有趣谈资，文士们便对此留下有描摹入微的描述。其中，著名的有元谢宗可

的《双陆诗》：

彩骰清音押盘飞，曾记唐宫为赐绯。影入空梁残月在，声随征马落星稀。重门据险应输掷，数点争雄莫露机。惟恨怀英夸敌手，御前夺取翠裘归。明代郭登的《双陆诗》也记述了此事，写得富于情趣：

一笑承恩便赐绯，论他当局却全非。平生学得檀公术，打马沿边走似飞。

宋学者洪迈研究双陆，认为双陆最近古号雅戏。洪迈考证说，双陆兴于西竺，曹魏进入中原以后，先后有四种称呼：握槊、波罗塞戏、双陆、长行。长行兴起于唐代，其玩法与双陆近似。武则天还在双陆的形制上发明了一种新的有趣的博戏，称为九胜局。九胜局头加千万二彩，棋子凡三十。武则天别出心裁，在宫中玩不尽兴，又将这种博戏传授给朝廷大臣：她命文武大臣分成两队，以九胜局进行角逐，胜者给予重赏。

樗蒲汉代时即有，到晋代时开始流行。樗蒲这种博戏十分精采，引人入胜。其玩法史书有这样的记载：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者为卢，其采十六；二雉三黑为雉，其采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采十；全白为白，其采八；四者，贵采也。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撇，为三枭，为二。六者，杂采也。贵采得连掷，得打马，得过关。余采则否。

晋武帝司马炎酷爱樗蒲，常爱和宠妃以樗蒲消遣时光。岂料武帝的宠妃胡贵嫔恃宠而骄，在樗蒲时竟和武帝争强好胜：武帝为了输赢面红耳赤，胡贵嫔据理力争，毫不逊让，结果在一次棋局上，武帝和贵嫔竟然争执起来，以混乱之中，弄伤了武帝的手指。

宋武帝刘裕在登基以前也是一位激情荡漾的博徒。刘裕有许多情趣相投的博友，刘毅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刘裕和刘毅多次较量，常常技艺相当，难分胜负。即位以后，刘裕还常召刘毅入宫相博，刘毅家境清贫，家无担米之储，但在樗蒲时却常是一掷百万，数目惊人。有一次，刘裕、刘毅再次聚博，赌注数百万。刘毅从容沉着，掷骰得雉，刘毅不禁大喜，绕着床桌，欢呼雀跃。刘裕深感厌恶，但依旧沉着应战，徐声说：老兄试为卿答——露一手给你看看！刘裕从容掷骰，四子俱黑，也是博戏一绝。第五子时骰子转跃不止，刘裕厉声断喝，其子恰好停止成卢。

刘裕、刘毅棋逢对手，博局耗尽心血。又有一次，一场博局下来，两人疲惫不堪，结果却是两人各赢一半。刘毅赌兴勃勃，大嚷着要武帝将两人的钱并在一起，再较胜负，刘毅先掷，再次得雉，胜利在握。刘裕本不愿意，但经刘毅一激，不免赌兴又起，运足内气，一较高下：刘裕拖延了半天，四座侍从捏一把汗，个个心中紧张。刘裕一掷却两次得卢。刘毅又一次大失所望，对武帝刘裕说：知公不以大坐席与人。刘毅这位武帝提携的骄纵大臣其野心跃然而出，在博局上充分显露。后来，刘毅果然由博局变而为武帝政治上的对手，最后被武帝征讨，以至败亡。

北周开创者宇文泰后来被追封为北周文帝。宇文泰喜爱把自己看重珍贵物品赐赏部下，以此增进情义，以便部下效力——其中樗蒲便是宇文泰赐赏的珍爱物品之一。南梁余绪和后梁主萧察向宇文泰进献了一只玛瑙钟，宇文泰看钟极为精美，便对待从郎丞们说：谁能掷樗蒲先得卢，便赐与玛瑙钟。侍从郎丞们欢呼雀跃，一心力争得卢，但由于技艺欠佳，不免一

一败北。轮到了薛端，薛端先说了两句漂亮话，并不是为钟，只是展露赤诚。结果，连掷五子，皆黑得卢，薛端由此既表露了忠诚，又获得了价值连城的玛瑙钟。

宇文泰意犹未尽，当即又解下身上所服的金带，对侍臣们说：先得卢者，即赐金带。侍臣又一次磨拳擦掌，兴致勃勃，志在必得。但一轮将遍，还是无人得卢。最后轮到了王思政，王思政孤注一掷，竟以性命为赌注，当堂发誓说：正愿尽心效命，上报知遇之恩；如果上感至诚，便掷为卢；如果至诚不尽，神灵当明，便以杀身谢罪！说罢拔剑横在膝上，接着，拿过樗蒲，从容投掷。宇文泰很为王思政的至诚感动，刚想阻止，局上的卢已形成，君臣便一片欢呼。

樗蒲在唐代也是帝后妃嫔们的日常博戏。唐武则天就极好和幸臣樗蒲。唐风流天子唐玄宗，在讲论经义，娱情音乐之余，也常和诸王欢笑于樗蒲局中。宋、明以后，樗蒲失传，然而宫中却出现了许多新的博戏。新的博戏更加明了，也更加简单，樗蒲从此寿终正寝，不再流行。

二 投 壶

投壶是中国古代宴饮聚会时的一种很有趣味的游戏。每次宴饮时，主人备好精美的壶和一捆投壶的箭。投壶活动时，主人站在一边，宾客依次手拿着箭，投向壶中，投中者以多为胜，最少者罚其饮酒。投壶一次接一次地进行，即便嗜酒如命的酒徒也挡不住一次次的罚饮，最后便会烂醉——任何有身

分的人都不愿在此出乖露丑，都想在投壶中争胜。

中国的宫廷宴饮中也极盛行投壶。即便不是宴饮聚会，闲暇无事的宫女嫔妃时或以投壶自娱，消磨光阴。宫中的壶和箭都很精美，制作细致绝伦。身穿龙袍的皇帝有时也会禁不住韶光、美景的诱惑，在殿中、室外和庭除，小试身手，以投壶寻点开心。当然，更多的时候，至尊至贵的帝后主子们是坐在龙凤宝椅上，品着美酒，欣赏着伶官、侍从和窈窕宫女的投壶。

投壶这一娱乐活动在中国历史很悠久。中国最古的典籍之一《礼记》就曾详细地记载了古时的投壶活动。《礼记》上说，投壶是一种古礼，是古代待宾娱宾的一种方式，主人捧着一束箭，恭候一旁，请宾客依次持箭投壶。开始投壶时，主人还要恭词相请，说家中备有“枉矢哨壶”，藉以娱宾。枉矢哨壶当然是一种谦称，是指粗鄙简陋的壶和箭。事实上，主人备办的壶和箭都是至精至美的——这种礼义上的谦称，是中国礼义文化的幽默，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中国古代的投壶活动富于情趣，又讲究极多。宾客按照顺序持箭投壶，决出胜负后，负者便责无旁贷地按规定饮酒，而且决不苟且。饮酒时，一旁助阵的乐工还要兴致高昂的齐奏古乐《狸首》，场景极为热烈。饮酒的人要恭恭敬敬，跪奉酒杯，而后一饮而尽，称为赐灌。投壶赢者也要郑重其事地跪在一边，称为敬养。当然，这些是古时的规定，到进入宫中，仅仅是出于娱乐助兴，便也没有如此的繁文缛节。

中国用作投壶的箭，场所不同，规格也有别，所谓“筹，室中五抉，堂上七抉，庭中九抉”，筹即是指箭；四指称为一抉。投壶的壶中一般装些小豆，以免箭入壶中又反弹出来。壶离投箭的席约七尺，做箭的材料也极考究，即：矢以柘，若棘母，去其

皮。

古人投壶的时间和地点是随着光线的明暗有所不同。《礼记疏》说：投壶有三处，日中则于室，日晚则于堂，太晚则于庭。史书中还详细的记述了投壶的术语和规则：司射执算，左右卒投请数，二算为纯，一算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贤于某若干纯；奇则曰奇；钧则曰左右钧。这里的纯即是全，二算为纯，即指二算合为一全。奇是指只，即不满纯者。贤即胜。双数即称若干纯，如十算称为五纯。单数则称若干奇，如九算称九奇。钧是指等。

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中记载说：投壶之技，近世愈精，古者实豆，今惟欲其骜，益多益善，乃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莲花骜。《艺经》说，投壶以十二筹为限，像一年中的十二月。到宋时，据《太平御览》记载，投壶娱乐中讲究声势，投壶以击鼓为节。《正学通》还记载说，投壶的壶也有规格：壶颈七寸，腹五寸，口径二寸半，容斗五升。

投壶在汉时是一种儒雅的活动，极得通经博学的儒士的喜爱。《东观汉记》记载说，大臣祭遵去世，博士范升沉痛地向皇帝上疏，称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娱乐，必雅歌投壶；又建为孔子立后，奏置五经大夫，虽在军旅，不忘俎豆。祭遵虽一介武夫，但遵重儒术，崇尚雅歌投壶，因而赢得了儒生博士的敬爱。

投壶不仅儒雅，还很有技巧，因而极有趣味。汉武帝时，宫中流行投壶，因为有一个无与匹敌的投壶怪杰，武帝引为自得，几乎每宴必定投壶。这位怪杰便是和东方朔齐名的戏谑之臣郭舍人。郭舍人比所有的投壶者技高一筹：一般人投矢入

壶，为使矢不致反弹出来，壶中都得实以小豆；郭舍人则不同，他不仅能准确的投矢入壶，还能让竹矢落入壶中再反弹回到手中，而且百投百返，没有一次落空。武帝对郭舍人的这种儒雅和技艺极为赞赏，每次宫廷宴会，武帝便命郭舍人代他投壶，郭舍人每次必胜，武帝就厚赐金帛。

投壶随着在宫中盛行，渐渐也被达官、显贵和儒雅博学的士大夫所接受，甚至于武臣宿将也迷上了投壶。汉献帝时，袁绍领兵起事，以邺城为大本营。有一次，袁绍和侍从投壶，听说魏郡兵谋反，和黑山贼以数万之众围攻邺城，袁绍依旧谈笑风生，引满投壶。袁绍的这种临危不乱、处变不惊赢得了部下的崇敬。

三国时有位邯郸淳，字元淑，对投壶极有研究，写了一篇千余言的《投壶赋》，上奏魏文帝。文帝喜文好娱乐，觉得《投壶赋》写得很有功力，便赐赏帛一千匹。魏晋时的玄学大师王弼生性豪迈，放荡不羁，史称他生性和理，喜游宴，善解音乐，尤其长于投壶。流行一时的《神仙传》也记述了当时的投壶时尚，谓玉女投壶，天为之笑。

南北朝时的汝南周赓、会稽贺徽也是一代投壶高手，他们能一箭四十余骁。贺徽还在壶前设障，隔障投壶，十拿九稳。齐竟陵王也是一位喜好娱乐的人物，投壶在他的王侯生活中增添了无究的乐趣。史载竟陵王有次上朝时，见大臣柳惔投壶骁兴不绝，停舆观赏太久，因而耽误了上朝。齐武帝斥问竟陵王何以迟来？竟陵王如实相告。齐武帝勾起了兴致，吩咐在堂上表演，果真技艺叫绝，齐武帝很高兴，便赐赏美绢二十匹。

唐时的投壶更为兴旺，连周边国家也受到感染。《唐书》记载说，高丽国追慕大唐，极喜弈棋、投壶和赋翰。唐大臣卢藏用

博学通才，工于文章，长于草隶，却也是一位投壶弹琴的国手。薛稷更是技高一筹，他能背后执矢投壶，龙跃隼飞，百发百中。唐宰相上官仪、大臣裴宽等也都长于投壶。上官仪还写有《投壶经》一卷，在唐代广为流行。《投壶经》确定了投壶的规则和格局，并进入了宫中。《投壶经》一直盛行到宋代，宋司马温公住洛阳时，常聚客谈诗说赋或以投壶自娱，司马温公觉得《投壶经》不合礼意，便重新改写，更定新格，成为此后投壶的经典之作。

投壶作为儒雅的娱乐活动一直在中国的宫廷中盛行。养尊处优的帝王、后妃们对投壶很有雅兴，但更多的时候，帝王、后妃们只在一旁观赏，具体投壶的则是优伶、侍从和宫女，尤其以宫女代投壶助兴的情况居多。大学者和诗仙李白就有名诗描写宫女投壶的情景：帝前投壶多玉女，三时三笑开电光。

中国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投壶古歌，宫女们闲暇时会即兴吟唱：上金殿，著玉尊，延贵客，入金门，入金门，上金堂，东厨具有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琴瑟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梁以后又流传另一首投壶歌：夜相思，投壶不停箭，忆欢作娇时。

中国历代的文人墨客对投壶也多有描述。唐曹唐有诗云：

北斗西风吹白榆，穆公相笑夜投壶；花前玉女来相问，赌得青龙许赌无。明大臣、学者丘浚也写了一首著名的《投壶诗》描写了明时的投壶活动：

玳瑁筵开宴玉楼，哨壶枉矢请相投。力期一中端倪巧，语重三辞礼数优。罚盏饮来分胜负，倚竿正处迭赓酬。山翁不管淹淹醉，只倚银瓶漫数筹。

三 棋 弈

弈棋是中国很早的一种智力游戏。崇尚机智和谋略的中国古代先民把人生的斗智场缩小在一方小小的棋盘上，纵横其间，奔突冲杀，趣味无穷。中国的娱乐活动中出现最早也最为普及的便是围棋，古时称为弈，棋的本义则是指棋子。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说文》中就说：弈，围棋也。

围棋自产生以后，在中国的士大夫和士子中历来被视为情趣高尚的雅戏。中国可信的史书记载说，远古时的一代圣主尧发明和创造了围棋，尧以此教导愚子丹朱。后来，丹朱果然开窍，长于对弈。中国的至圣先师孔子曾教导弟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在这里说的是，博和弈比饱食终日要有益些。

博和弈在中国古代经常连称，原因是博和弈的游戏方法极为相似，但两者也有所不同：博是先掷采即骰子，然后行棋，弈则是只是行棋。后来，经过长时期的演化，博只掷采，不再行棋，博和弈就此分家，博、弈的游戏方法相差甚远，也就有了高雅和鄙俗的区别。

博的发明人据说是暴君殷纣王。鲁哀公问孔子博，孔子对之嗤之以鼻，认为其兼行恶道。但作为雅戏的弈，具有消遣性和娱乐性的同时，沉溺其间，不免也耽误正事。吴主孙权的太子孙和尝说：当世士人宜讲修术学，校习射御，以周世务，但交游博弈，妨碍事业，不是进取之道。这是太子时的孙和所说的

明达事理的话。至于孙和继为人主，专事剥面开颅，政务不修，却是另一回事。孙和认为博弈妨碍事业，北齐学者颜之推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颜之推说：围棋有手谈坐隐之名，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愤，废丧实多，不可常也。

围棋虽然不可为常，但它的闲雅却一直赢得了儒臣雅士的由衷赞赏。魏学者王粲写有一篇著名的《围棋赋》，其序称：清宁体道，稽谟元神，围棋是也。文坛大家左思也称：顾非累卵于累棋焉，至观形而怀怛。甚至于有不少的明达之士将一局围棋看作是统驭天下，所谓：弈者之思尽于一局者也，圣人之明周于天下者也；苟一局之势未尝尽同，则天下之事岂必相袭哉！从这点看，围棋对于开聪明智，广博胸怀，筹谋万方，实在是功不可没。

中国富贵优雅的宫廷中，闲暇无事的帝王和后妃对于博、弈极为欢迎。弈需要劳思伤神，不如博简洁明了，具有趣味性和消遣性，富于刺激，能调动人的情绪。博的种类和玩法也比弈多，好事又无所事事的帝王后妃们喜欢增添博的花样，寻找乐趣。博盛于宫中，常在酒宴中进行，称为饮博。但无论博如何风行，它始终不能取代弈，因为它浅陋，直接明了，不如弈深奥，也就是不如弈雅。所以，历朝历代，举凡有些风雅或附庸风雅的帝王后妃，便喜欢对弈，也长于对弈，常常是一弈便是半个时日以至日以继夜。

弈在中国的宫廷中是勾通帝王与宫人的一道迷人桥梁，中国的不少帝王通过这道桥梁上演了许多浪漫动人的故事。同样，弈常常在帝王和文臣雅士间进行，这是一种高层次的心灵的交融，对弈的君臣一般是相处和谐，心心相印。显然，弈在闲情雅志方面远远高于饮博，因而弈在中国的宫廷中始终被